

# 追忆消逝的网站： 互联网记忆、媒介传记与网站历史

吴世文 杨国斌

## 摘要

消逝的网站及其记忆是媒介研究和互联网历史研究尚未开掘的话题，为理解互联网社会史提供了新视角。本文首次关注该话题，通过分析250余篇/节网友回忆277个消逝的网站的文章，探讨网友记忆什么网站，为何记忆，以何种方式记忆等问题。研究发现，消逝的网站在网友记忆中是有生命的，而不仅仅是媒体或技术平台。网友在记忆中为消逝的网站立传，也以自传式记忆的方式回忆网络生活、友谊与青春。网友在回忆中追忆变迁的时代，怀念中国互联网的“黄金时代”，并表达对当下互联网发展的批判与期待。这些发现说明，在中国关于互联网的技术想象，并非是乌托邦的空想，而是建立在个体实践经验之上的、对现实有批判、对未来有希望的乌托邦现实主义。

## 关键词

消逝的网站、互联网历史、媒介传记、集体记忆、媒介记忆、自传式记忆

## 作者简介

吴世文，传播学博士，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在线行动，伪健康信息传播，互联网历史等。电邮：buochun@126.com。

杨国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Grace Lee Boggs传播学与社会学讲座讲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媒介与社会理论，社会运动，全球传播，文化社会学，中国的媒介与政治等。电邮：gyang@asc.upenn.edu。

本文为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编号：413000014。

## Remembering Disappeared Websites: Internet memory, Biographies of media and web historiography

WU Shiwen, YANG Guobin

## Abstract

As a new topic in media research and Internet history research, the study of memories

of disappeared websites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et. We analyzed 250 memory narratives in which more than 277 Chinese disappeared websites are mentioned.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Chinese netizens remember disappeared website as living persons, not just as media or technologies. In their memories, netizens not only narrate the biographies of the websites, but also their autobiographies, especially their internet life, friendship and youth. Criticisms of current situations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are often expressed through their remembrances of the changed ages. Thes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is not blindly utopian, but a utopian realism based on individual experience, critiques of reality and hopes for the future.

### Keywords

Disappeared websites, Internet history, Biographies of media, Collective memory, Media memory,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 Authors

Wu Shiwen is a research fellow in the Center for Studies of Media Development and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Wuhan University,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new media events, online activism, internet histories, and health misinformation. Email: buochun@126.com.

Yang Guobin is the Grace Lee Boggs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ology at the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and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SA.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digital culture, social movements, online activism, cultural sociology, and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 Email: gyang@asc.upenn.edu.

This paper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NO.(413000014)

作为互联网最早发展起来的应用之一，网站并不是经久不变的技术形态。有些网站会出于各种原因而关闭、消失。在中国，网站的消逝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网站大量消失的现象出现在2010年6月，网站减少到279万个，比2009年底减少13.7%。<sup>1</sup>到2010年12月，网站数降到191万个（比2009年减少40.8%），这一数字在2011年6月继续降至183万个（比2010年底减少4.2%）。<sup>2</sup>此外，2014年6月的网站数比2013年底减少14.7%（47万个）。<sup>3</sup>可见，消逝的网站不在少数。

如果我们把网站看作是互联网历史的一部分，那么消逝的网站，就如同互联网历史这本大书中的“缺页”。如何在互联网历史的书写中，挽救那些“缺页”，并通过对“缺页”的研究，来补充、修正和完善互联网历史，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消

逝的网站，正因为它们的消失，所以缺少资料，给研究造成困难。但有些网站在消失之后，却在人们的记忆中存活下来，并通过记忆叙事在网络空间得以表达和流传。因此，关于消逝的网站的记忆，便成为研究网络历史“缺页”的宝贵资料。通过对记忆叙事的分析，可以研究什么样的网站被记忆，为什么会被记忆，又是如何被记忆的。

关于消逝的网站的记忆，不仅能够丰富网络历史的研究，而且也是媒介记忆研究的重要议题（Neiger, Meyers & Zandberg, 2011: 1-24; Niemeyer, 2014: 1-23）。媒介记忆研究方面，成果较多的是关于电视的记忆。如马修斯（Matthews, 2003）通过对在美国第一代在童年接触有线电视和录像机的人们的记忆的研究，发现有线电视和录像机对塑造这代人的自我认同有长时期的影响。布尔东（Bourdon, 2003）对法国人看电视的记忆的研究，发现电视对社会的影响既不是破坏性的，也不是总像大型媒介事件那样对社会起到整体的整合作用（Dayan & Katz, 1992）。相反，布尔东发现，电视的社会影响介乎以上两个极端之间。人们记忆中的电视，深深嵌入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看电视是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媒介记忆的研究中，缺少关于互联网记忆的研究。而在互联网发展的历史上，有关互联网的记忆叙事，一直都存在。如网民对有些关闭的网站，在网上发帖表示怀念，即属于记忆叙事。本文通过分析250余篇网友回忆277个消逝的网站的文章，探讨网友记忆什么网站，为何记忆，以何种方式记忆等问题。

通过探讨关于消逝的网站的记忆叙事，本文发现，网友回忆较多的，是创办较早的网站，特别是早期出现的BBS论坛和在线社区，以及因意识形态原因而关闭的网站。在回忆的内容方面，消逝的网站在网友记忆中是有生命的个体，网友对网站的回忆，常常夹伴着对自己的网络生活的回忆。因此可以说，他们通过回忆，不仅为网站立传，而且书写了个人的网站生活、友谊与青春岁月。另外，网友在回忆中也同时追忆了变迁的时代，怀念中国互联网的“黄金时代”，并表达了对当下互联网发展的批判与期待。

以上经验研究的发现，对媒介历史、媒介传记和媒介记忆三方面的研究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从媒介历史的角度看，本文首次从消逝的网站的角度探讨中国互联网网站的历史，通过对互联网历史的“缺页”的研究，呈现出有关互联网历史的替代性叙事，拓宽了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视野。从媒介传记角度看，本文印证了媒介传记的视角同样适用于对网站的分析。同时也拓展了媒介传记的分析方法，发现

关于媒介的传记性记忆也是关于记忆者本人的自传性叙事。最后，从媒介记忆角度看，本文开拓了中国互联网的内存研究，发现中国网民对互联网的内存，偏重早期的BBS和论坛，最怀念的是早期互联网的相对开放的环境。

### 一、互联网历史研究与消逝的网站

互联网历史与网站历史，是近年来渐次勃兴的话题（Brügger, 2012; Goggin & McLelland, 2017: 1-20）。布鲁格（Brügger, 2009）认为，未来的历史学家理解当下的时代，也必须研究互联网历史。安科尔森（Ankersen, 2012）基于与广播电视史学（broadcast historiography）的比较，指出书写网站历史需要解决权力、保存以及“易消逝的媒介”（ephemeral media）带来的挑战。新近出版的全球互联网历史研究手册，强调去美国中心化的、全球互联网历史书写的重要性（Goggin & McLelland, 2017: 1-20）。阿巴特（Abbate, 2017）呼吁从技术、使用与地方性经验的维度重新定义互联网，把互联网视为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名词，采用“互联网的历史”（“Internet histories”）取代“互联网历史”（“histories of the Internet”），开启新的互联网历史研究。

和报纸可以被用来了解过去一样，网站也是我们了解过去的媒介。网站历史讲述了网络、媒介、以及文化或政治相关历史的故事（Rogers, 2017）。由于网站以数字形态存在，而且数据量庞大，因此，不少研究者关注如何保存网站以作为研究网站历史的档案。萨马尔（Samar et al, 2014）等人探索收集未被归档的网站的方法。罗杰斯（Rogers, 2017）从技术及其实践的角度指出，截屏存档（screencast documentaries）不失为研究网站历史的一种可行方法。本·戴维（Anat Ben-David）和赫德曼（Hugo C. Huurdeman）则提出“以搜索作为研究”的方法（“search as research” method）保存网站（Ben-David & Huurdeman, 2014）。

对于早期或已消逝的网站，有论者提出应当注重从媒介考古学的角度发掘与保存实物，从而在物理上延续网站。<sup>4</sup>互联网档案馆（the internet archive）、数字博物馆和百度快照等亦被用来保存网站或网页。不过，由于保存的网站区别于正常运行的网站，因此，研究者开始反思二者的关系，以及如何利用保存的网站（Brügger, 2008）。对于保存的网站历史数据，其作为新近的数据（“young” data）的隐私与伦理问题也引起了关注（Alberts, Went & Jansma, 2017）。

对于互联网历史研究，艾伦（Allen, 2012）通过分析有关互联网发展阶段



(web1.0、web2.0等)的话语(the discourse of versions)对网站历史研究的宰制,批判性地提出,可以通过考察网络用户对互联网的日常记忆来研究互联网历史。从社会记忆角度研究网站历史的意义,在于网民对消逝的网站的记忆,提供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经验的和个体的视角,弥补了政府叙事与大众媒介报道只见技术、媒介或商业,而不见鲜活的个体的问题,提供了一种互联网发展的替代性历史,从而呈现多维的互联网历史。其二,网友的记忆保存了网站历史的史料,能够还原互联网历史中的“片段”。这些“片段”突出了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的中断,而不是连续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线性互联网史观的不足(Yang Guobin & Wu Shiwen, 2017)。

其三,本文获取与保存了网络空间中消逝的网站的故事。网站承载着符号内容,以数码形态存在于互联网空间中,是无形的媒介,区别于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等有形的媒介。网站消逝之后,随着相关的信息丢失,网站会难觅踪迹并被遗忘。本文获取了消逝的网站的故事。这些故事散落于在线论坛、网络社区、博客和微博,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的档案材料。它们与以社会调查法、访谈法以及口述史方法获取的材料不同,是“原汁原味”的。它们亦不同于藏于图书馆的档案,其本身是易逝的,而且很多已经消失,尚存的也面临随时消失的危险。因此,检索这些资料,是一个“保存历史”的过程。

## 二、媒介记忆、媒介传记与记忆文体

### (一) 媒介记忆与互联网记忆

记忆一旦诉诸表达,便具有了社会属性(Wertsch, 2012),成为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sup>5</sup>因此,关于消逝的网站的记忆叙事,是具有社会性的集体记忆。对消逝网站的记忆分析,便可从相关的集体记忆研究中获得理论资源,并为集体记忆理论提供新的素材。在全球化深入推进和新传播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集体记忆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全球数字记忆场域形成(Reading, 2011: 241-252),大众文化成为一种记忆机制(Zandberg, 2015),技术成为建构记忆的行动者(Smit, Heinrich & Broersma, 2017)。不断革新的媒介技术通过改变储存和传播记忆的方式(Zelizer, 1995; Smit, Heinrich & Broersma, 2017),给集体记忆带来了显著的变化。尤其是,得益于技术赋权,新媒体用户通过现场见证和在线保存记录,生产了大量的数字记忆,在记忆重大的突发性事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Andén-Papadopoulos, 2014: 148-163)。

网民生产的民间记忆，形成与官方叙事和主流媒体记忆相并存、相竞争的格局。例如，人们利用数字文革博物馆等新的记忆载体，生产出了不同于官方的文革叙事（Yang, 2010: 129-146）。民间记忆参与建构集体记忆，进而与官方的记忆进行竞争和对话（刘于思，2013）。有时，网民利用互联网争夺书写历史的话语权（Dounaevsky, 2013: 58）。当然，网民之间也会围绕某些话题展开争夺，例如争夺南京大屠杀的维基百科导言（黄顺铭&李红涛，2015）。

总之，在“大众自传播”（mass（self-）communication）生态中（Castells, 2009），个体生产的记忆内容正在成为集体记忆的来源，个体也由此参与历史写作，实现了历史书写的公共参与（Foster, 2014; Han, 2015）。对于官方和主流媒体有意遮蔽或无意忽略的议题，个体记忆是书写其历史的替代性资源，也是对抗遗忘的手段。由于官方和主流媒体很少记忆消逝的网站，因此，作为民间记忆的网友回忆补救了网站历史的“缺失”。

媒介记忆（media memory）研究既是集体记忆研究的重要议题，也在传播学领域自成一派（Neiger; Meyers & Zandberg, 2011: 1-24; Niemeyer, 2014: 1-23）。它关注利用或通过媒介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以及有关媒介的记忆（about the media）（Neiger, Meyers & Zandberg, 2011: 1-2）。媒介记忆是社会和政治变迁的指标，但针对一种特定媒介的记忆是复杂的。特恩希尔（Sue Turnbull）和汉森（Stephanie Hanson）指出，理解有关电视的记忆，不仅需要将其置于作为社会机构的家庭的情境中理解，而且需要基于更宽泛的日常生活场域来理解电视记忆的形成（Turnbull & Hanson, 2015）。

媒介记忆因人们使用媒介而产生，因此，它关注个体与媒介的交往。在这个意义上，媒介记忆既包括有关媒介的记忆，也是有关回忆者的记忆，具有媒介传记和回忆者自传的双重性质。媒介记忆研究关注媒介历史的话题。达里安-史密斯（Kate Darian-Smith）和特恩希尔（Turnbull）编辑了《记忆电视：历史、技术与记忆》（*Remembering Television: Histories, Technologies, Memories*）一书，探讨了自1950年代以来，电视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展与影响社会的历史，以及人们对电视的记忆（Darian-Smith & Turnbull, 2012）。布尔东（Bourdon, 2011: 69-70）进一步指出，有必要把个体生命故事与媒介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这虽然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可以通过关注观众接收媒介的历史（a history of reception）来建立连接。

如前文所述，关于媒介作为记忆的中介的研究已有很多，但是，有关媒介的记忆的研究还显得不足（Turnbull & Hanson, 2015）。近来，由于技术带来的改

变,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与数字记忆的出现,人们越来越关注媒介记忆的问题(Neiger, Meyers & Zandberg, 2011: 11)。不过,对受众的媒介传记(“media biographies” of audiences)的研究仍是不够(Volkmer, 2006)。这呼唤从媒介接收的角度开展媒介记忆的研究,从网友的视角开展互联网记忆研究。

媒介记忆研究,近年来在国内也开始受到关注。其中,大众媒介和公众对新闻媒体与新闻人的记忆是热门话题。例如,郭恩强(2014)探讨新闻界对《大公报》百年的纪念,白红义(2014)考察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陈楚洁(2015)探究媒体对前央视台长杨伟光逝世的纪念、李红涛(2016)剖析报业“黄金时代”的媒体记忆,等等。针对频发的新媒体事件,张志安(2014)、周葆华(2013)、钟智锦(2017)等研究大众媒介与网民对事件的记忆。不过,对于网民的参与和体验如何影响其数字记忆,网友如何记忆消逝的网站等命题,相关研究尚付阙如。本文首次从媒介记忆角度探讨网站历史,给媒介记忆研究带来了新的内容。

## (二) 媒介传记与记忆文体

记忆的表达依赖于各种媒介载体和文体(Wagner-Pacifci & Schwartz, 1991; Wagner-Pacifci, 1996)。媒介和文体不同,意义也会有所不同。比如纪念碑、纪念馆有别于回忆录,而长篇的回忆录又不同于短小的回忆性散文。而不论是纪念碑还是回忆录,又都与老照片等影像资料有所不同。上述记忆媒介、文体的另外一个区别是,他们具有不同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纪念碑、纪念馆,往往由国家 and 政府支持建造,具有官方色彩和历史叙事的合法性。《人民日报》等党媒发布的讣告和悼文,同样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和权威性。

在回忆类的文体中,讣告和悼文最为哀恸,其内容和形式,往往反映出社会和写作者的价值取向。例如,在美国文化中,报纸经常刊载普通人的讣告(Hume, 2000)。当然,见报的讣告会体现出阶级差异(Fowler, 2007)。有研究发现,在中国,报纸只刊登公众人物(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讣告,而且男性多于女性(黄顺铭&刘娜, 2016)。

传记和自传,是重要的记忆文体。人类学家有着对物体开展传记式研究的传统(Kopytoff, 1986: 64-91),他们将物体作为像人一样有生命历程的“有机体”对待。媒介传记的方法,在媒介历史的研究中也有所应用。亨迪(Hendy, 2012)探讨了媒介从业者的个人生命史,勒萨热(Lesage, 2013)和纳塔利(Natale, 2016)分别研究作为有生命的媒介技术的传记。勒萨热以photoshop为例研究指出,采用传记的方法把媒介视为事物或媒介物(media-things),能够从媒介考古学中获得启

发。而媒介考古学的目标是“找出那些被遗忘的或藏匿的、从属的媒介话语、技术和实践。”<sup>6</sup>

在研究媒介传记时，纳塔利进一步指出，“当我们试图讨论媒介变化的历史时，媒介诞生、成熟、衰老和死亡等生物节点和生活事件常常被纳入叙事结构之中。”<sup>7</sup>因此，“通过与个人的生命故事类比，能够给媒介传记的概念提供关联与意义，并鼓励我们重新审视媒介在特定的历史叙事中如何成为一个个角色。”<sup>8</sup>本文则发现，在为媒介立传时，作为“亲历者”的使用者会带入自身的视角，从而赋予媒介传记以自传的性质。

自传式记忆是一种特殊的记忆类型，与人们回忆过往的生活的能力有关（Baddeley, 1992: 13-29）。个体之所以开展自传式记忆，情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过去的事件曾激起回忆者强烈的情绪反应，则更容易被记起，而回忆者回忆时的情绪也会影响其回忆（Christianson & Safer, 1996: 218-243）。自传式记忆基于个体的经验而展开，具有如下属性：个体通过记忆复活了过去的经验或经历，可视化的图像更容易引起记忆者的回忆，回忆者相信自己的回忆是真实的，等等（Conway, 1996: 67-93）。虽然对于回忆者来说，他们相信自己的记忆是真实的，但是自传式记忆的准确性是一大问题。有研究指出，距离回忆时间越近的事件，其出错的可能性越低（Larsen, Thompson & Hansen, 1996: 129-156）。

记忆叙事在媒介和文体方面的多样性，说明我们在研究关于消逝网站的记忆的时候，有需要注意这些方面的特点。

### 三、资料收集方法与分析过程

本文收集资料的方法与过程如下。首先，基于前期研究和在百度与谷歌中搜索“消失/消逝的网站”的结果，列出消逝的网站的初步名录。第二，在2016年5月9日至13日集中检索资料，使用关键词“回忆/记忆/怀念/悼念/纪念/想念+网站名称”于百度、谷歌、新浪微博、天涯论坛、百度贴吧、豆瓣小组中分别检索。第三，循着已找到的线索，采用滚雪球方法补充检索。第四，补充收集媒体报道和网络专题，求证有争议的资料的真伪。最后，删除主题不明确或表达不清晰的资料。本文最终获得成篇的记忆文章133篇，不成篇章的文字120节（包括关闭公告与讣告23篇/节），共提及网站277个。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媒体报道保存了网友的记忆，因此，本文引述这些报道，将其作为佐证性的材料使用。总体上看，本文处理了综合性的材料，但以网友的记忆为主。

上述资料收集方法所得，偏重有影响的网站和使用关键词搜索易于获得的回忆文章，小型网站容易遗漏。不过，这不会影响本文的分析。一方面，网友对网站的记忆散落在网络空间，无法穷尽，而且有些已经丢失，无法全部获得（Ben-David，2016）。另一方面，本文无意揭示所有消逝的网站的历史，而是从我们所关注的理论问题出发，分析探讨关于消逝的网站的记忆叙事，如何形成新的媒介，又呈现出哪些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收集到的样本，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料来源。

本文遵循如下过程开展资料分析：首先，两位研究者分别阅读文本，根据事先议定的研究提纲独立分析。然后，进一步讨论完善提纲，并结合各自的分析“求同存异”，重点讨论分歧之处。在必要时，回到文本反复阅读，直至达成共识。

#### 四、为消逝的网站“立传”

研究媒介传记的学者勒萨热和纳塔利发现关于媒介变化的叙事结构，类似于关于人的生命历程的叙事结构，因此他们认为可以用媒介传记的视角来分析媒介的变化。本文分析发现，关于消逝网站的记忆叙事，也具有明显的媒介传记特征。消逝的网站，如同逝去的生命，被哀悼和纪念。记忆者往往对网站的早逝或原因不明的关闭，表示痛惜之情。这类传记体的叙事，有的庄严，有的随意，有的哀怨，但都满怀深情，给早期中国网站的历史，涂上了悲剧性的“人生”色彩。

##### （一）哀悼与追忆逝去的网站

消逝的网站虽多，但引起网友回忆的却是少数。我们收集到的资料显示，具有如下属性的网站被回忆的较多：一是创办较早的网站，如北京大学的BBS一塌糊涂和网易社区，都是九十年代后期创办。二是BBS论坛和在线社区，除刚刚提到的一塌糊涂、网易社区外，还有南京大学的BBS小百合、清华大学的BBS水木清华、猫扑社区、西祠胡同社区，等等。三是因意识形态原因而关闭的网站。如表1所示，网站关闭的原因很多，有的涉及版权纠纷，有的是在“扫黄打非”等净网运动中关闭，还有的是因为技术进步造成网站形态更迭，导致部分“旧的”网站消逝。经营困难和人事变动等内部问题也会导致网站关闭。

创办较早的BBS论坛和在线社区以及因意识形态原因而被关闭的网站，网友回忆较多，究其根本，是因为这些网站曾经给早期网民提供了两种重要的精神寄托。一种是网络社区所提供的个人归属感，另一种是时事论坛和社区提供的言论空间。这在下文的内容分析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表1 被网友追忆较多的网站（举例）

网站名称	功能类型	创办年份	关闭年份	关闭原因	追忆文章篇数
一塌糊涂	北京大学BBS	1999	2004	意识形态原因	23
牛博网	博客网站	2006	2009	意识形态原因	17
网易社区	在线社区	1997	2012	技术进步带来功能革新与形态更迭	18
		1999	2016		
人人影视	影视字幕网站	2006	2014	版权问题、政策原因	12
8u8.com	提供免费个人空间的网站	1999	2004	内容违规（黄色内容）	11
射手网	影视字幕网站	2000	2014	版权问题、政策原因	7
小百合	南京大学BBS	1997	2005	政策原因	6
百度空间	在线社区	2006	2015	内部问题（迁入百度云）	7
猫扑	在线社区	1997	2004年与2012年两度变更所有权，2006年曾转型成为门户网站	内部问题（所有权变更并大改版）	8
西祠胡同	在线社区	1998	2000年、2015年两度变更所有权	内部问题（所有权变更并大改版）	8
世纪中国	在线社区	2000	2006	意识形态原因	4
水木清华	清华大学BBS	1995	2005	政策原因	15
闪客帝国	专业性（兴趣类）网站（Flash网站）	1999	2009	内部问题（经营困难）	5
Chinaren	在线社区	1999	2012	内部问题（所有权变更后经营调整）	4
中国博客网	博客平台	2002	2013	内部问题、形态更迭	3
大旗网	综合性网站（论坛聚合网站）	2006	2015	内部问题（经营困难）、形态更迭	6
瀛海威	综合性网站	1995	2004	内部问题（经营困难）	5
爱枣报	新闻博客	2007	2011	意识形态原因、内部问题	4
FM365	门户网站	2000	2004	内部问题（经营困难，域名被抢注）	6



对于消逝的网站,网友依照悼念“逝者”的仪式来哀悼它们,因此悼念类文体使用频繁。在本文收集到的资料中,共有23份为22个网站所撰写的关闭公告与讣告。他们有的为网站写悼词,如在悼念水木清华BBS的文章中,网友写了六节悼词追悼消逝的版面。<sup>9</sup>有的则呼吁为网站默哀,如世纪学堂的堂主(版主)呼吁网友在2006年7月25日至27日为学堂“默哀”。<sup>10</sup>还有的发起祭奠活动,如水木清华BBS大改版后,清华大学师生进行了公祭。<sup>11</sup>用哀悼死者的文体来哀悼网站,说明网站在人们心中的重要位置。

哀悼传达着人们悲伤的情绪。网友在哀悼中表达哀伤,也透着对网站的依恋。例如,在《哀悼百度空间》一文中,网友写到,“多事的春夜,多情的春雨,怀念百度空间那一篇篇有血有肉的文字,却不肯去点开去浏览,怕触了情伤了心又落泪。清明节刚过,那就再过一次清明节,为将断气的百度空间送别哀悼,一路走好!!!”<sup>12</sup>

## (二) 记忆中“有生命的”网站

在网友的记忆中,消逝的网站是“有生命的”。他们对逝去的生命的记忆,是情感化的记忆。人们常常用拟人化的称谓指称网站。例如,把网站亲切地称为“你”,“你去的突然,我想这一定非你所愿,许是你有你的不便与无奈……我不敢说我会在这里等你多久,但我会永远的怀念你。”<sup>13</sup>“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一路,一路我们曾携手并肩,用汗和泪写下永远。”<sup>14</sup>“她”也被用来称呼网站。例如,网友在纪念文学网站“听草阁”时写到,“听草阁,我接触到的第一个文学网站。如今她关闭了。原因不明。我无数次想写些什么来纪念她,心有千言下手无序。从另一意义上讲,听草阁即使永远的关闭了,也是一种成功,因为她已经如此深刻地被我们记忆。”<sup>15</sup>网站还被等同于“爱人”,在怀念文学网站“竹露荷风”时,有网友认为“如同怀念一个爱人”。<sup>16</sup>

在网友看来,网站作为“朋友”,“陪伴”自己度过了难忘的年月。“我同‘黔山缘’自从认识后就一直形影不离。它伴我走过了01,和我一同进入了02,又拉着我一块踏进了03,然后几乎没有一天不与我相伴地陪我跨入了04,直到今天。”<sup>17</sup>网站还被网友称作“老师”。“很长一段时间里,牛博网都是我的政治兼语文老师。谢谢老罗,谢谢牛博。”<sup>18</sup>还有网站被网友誉为“先烈”<sup>19</sup>、“勇士”<sup>20</sup>等。

在网友的记忆中,网站经历了孩提、少年、青年、中老年等生命过程,是一个个有着不同年龄的“生命体”。“好听网”是网友眼中的“好孩子”,“今天(12

月28日)早上,照例打开常进的音乐门户‘好听音乐网’,结果出现一个通告栏,一个跟大家分别的通告。……一个好孩子的离去,总会是让人们怀念的。”<sup>21</sup>一塌糊涂BBS是“小姑娘”,“作为姥姥不亲舅舅不爱,没有婆家形影相吊的一个不满5岁却又闻名天下的小小小小姑娘来说,能够一步步发展起来是相当不容易的。”<sup>22</sup>此外,网友记忆的网站是有性别的,以女性居多。例如,微博名为“帮帮那个主”的男网友写到,“人人是我的初恋。”<sup>23</sup>分析个中缘由,这与中国互联网的早期用户以男性网民居多有关。<sup>24</sup>

以上可见,网友对网站投入了很多情感,对网站的消逝感到悲伤。

### (三) 记录网站的“生命轨迹”

人类学者考皮托夫(Kopytoff, 1986: 66)曾写到,当我们为物(things)来立传的时候,“我们会像为人立传那样来问:从社会层面看,该物体有哪些可能的‘生命轨迹’?这些‘生命轨迹’又是怎样实现的?”<sup>25</sup>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关于消逝网站的记忆叙事,发现网站记忆叙事具有明显的传记性特征,表现在对网站生命轨迹的记忆。网友在回忆中记录了网站诞生、成熟、衰老和死亡等“生命事件”,仿佛在为消逝的网站立传。

在对网站的生命轨迹的记述中,网友回忆网站生日、忌日或周年(诞辰)最多。网站的生卒年月,犹如人的生卒日期一样,是生命的起始,在生命事件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网友较多地回忆消逝的网站的生命起始,折射出对这一生命事件的重视。例如,对一塌糊涂BBS的记忆中,网友写到:

被关时(笔者注:2004年9月13日),它还有四天就要过五岁生日。五年来,‘一塌糊涂’从日常上站人数仅一、二百人,发展到注册网友超过30万、拥有讨论区700多个、最高同时在线21390人的规模,成为教育网内在线人数最多的BBS,成为中国高校民间BBS的代表、深受学生青年以至海内外华人喜爱的网络社区。<sup>26</sup>

周年(诞辰)是人们追忆逝者的重要契机,也是激起网友记忆的一个时间节点,因此被较多地回忆。在提供免费个人空间的网站8u8.com诞辰15周年,名为“苹果-九把刀”的网友温情地追忆到,“8u8.com,全称深圳市发又发网络有限公司,粗俗的名字下,打造了一个早期中国站长发展平台。2000年起,8u8提供个人主页服务。它所提供的个人主页空间虽不大,却拥有百万用户之多。”<sup>27</sup>

与生日、忌日或周年(诞辰)相比,网友对消逝的网站的成熟与衰老回忆较少,这主要是因为,不少网站的消逝不是一个自然的衰老过程,而可能是突然被关闭(早逝或“夭折”),不少网站的消失是一个偶然事件。同时,不少消逝的网站

也未经历成熟期,而且有些成熟期不容易辨识。这意味着,记忆具有选择性,网友选择性地记忆了网站重要的生命轨迹。这些生命轨迹是网站传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记性质的轨迹。

网友记录的网站的生命轨迹呈现如下特征:一是很多网站的生命轨迹并不平坦,经历了起伏涨落。例如,牛博网经历了关闭、重开、再被关闭、重开、最终被关闭的反复过程,被形象地称为“开关厂”。这种起落跟中国社会转型与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起伏相关。二是网站的生命轨迹是非连续的和非线性的。这一方面表现为网友较多地追忆网站发展中的重要节点,例如生卒日期和诞辰等。另一方面表现为网友记录网站发展中的大事记,是一种基于事件的记忆。大事记记忆类似于电视记忆中的镁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Bourdon, 2003),重在叙述网站的辉煌事迹,也是网站重要的生命轨迹。例如,牛博网为山西黑砖窑事件中的获救窑工组织捐款活动,等等。<sup>28</sup>这似乎是为网站撰写“生平事迹”,突出了网站生命中的闪光点。三是某一类型的网站,因受到宏观政策或技术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共同的生命轨迹。例如校园BBS因教育部推行实名制以及社会化在线论坛的发展而转型或消逝,思想文化类网站因意识形态原因而被集中关闭,涉及版权纠纷的视听类网站与下载类网站因集中整治而集体消逝,等等。

在记录网站生命轨迹的同时,网友还对网站进行评价,界定其历史方位。因此,出现了诸多评价性的回忆。这些评价犹如人物传记界定“传主”的历史方位或社会坐标,颇有“盖棺定论”的意味。网站在记忆中常常高度评价网站。例如,清韵书院(www.qingyun.com)“创建于1998年2月,是一个以文化为主题的互联网网站,自创办以来,一直深受海内外对中国文化与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喜爱,被公认为中文网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化站点和中文原创基地之一。”<sup>29</sup>网友还将消逝的网站界定为“圣地”,一塌糊涂BBS是“理想主义者的圣地”,<sup>30</sup>牛博网是“启蒙圣地”。<sup>31</sup>“圣地”承载着网友对消逝的网站的诸多想象,也折射出网站在网友心中的地位。

## 五、回忆者的自传式记忆

勒萨热和纳塔利等学者的媒介传记研究,着眼点是对媒介的传记特征的分析。然而,在我们搜集的记忆叙事中,我们发现,作为网站的“亲历者”,网友不仅在回忆中为消逝的网站立传,也开展了自传式回忆,回忆自己与网站交往的故事、网站生活与朋友、青春岁月和网络成长史等。这说明,网站、网页绝不是简单的技术

和媒介形态，而是与使用者的日常生活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网站的历史，同时也成为一代人成长的历史。

关于消逝网站的自传式回忆，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个人网络生活的记忆，二是对友谊的记忆，三是对青春的记忆。相比来说，对家庭生活、父母、学校和工作记忆反而很少。一般来说，自传性的作品都会对家庭生活、学校和工作做较多叙述。当关于网站的自传性记忆，避开这些话题的时候，也许间接回答了互联网研究中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人们上网的目的是什么？刘凤淑（Liu Fengshu, 2010）在研究中国年轻人使用网络的论著中，曾经提出，网络给面对现实中家庭、教育和工作各方面压力太大的年轻人提供了更为放松和相对自由的空间。也许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们搜集的记忆叙事里，记忆者谈到自己的生活，才很少谈家庭、教育和工作。他们怀念的是网络上的快乐、友谊和逝去的青春。

### （一）追忆快乐的网络生活

在关于消逝网站的记忆中，夹杂着很多个人网络生活的记忆。相对于哀悼网站的消逝而言，个人网络生活的记忆充满美好。这包括上网带来的兴奋、在BBS论坛发帖带来的表达的喜悦、以及在网站中相遇的热情。例如，有网友写到：“当时整个西安的BBS圈仅只有一个女性站友，叫做Chen Bo（陈博），她在BBS圈子里的知名度那时很大。这种奇特的现象在各地基本都一样，我上深圳晨星BBS的时候，那里竟然没有一个女站友，当我介绍Cat Sun这个MM上这个BBS后，曾经引起BBS上的一阵骚乱，大家争先恐后跑去冲着MM笑一笑……”<sup>32</sup>

这里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因为作者在论坛上发现了自我表达的空间，并体验了在论坛上发帖的快乐。这种体验使得网友在回忆中对网站的消逝感到悲伤与惋惜，但是，在回忆网站生活时，却倾向于追忆其中的“激情与欢乐”。例如，有人写到，“我想起了我的1998，想起了最初第一次在同志网站聊天的日子。那时大学刚刚毕业，百无聊赖的我在网上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发现了这里——花醉红尘……每天下班后，我就会坐上232路公交车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到达网吧，然后充满热情地与网友聊天。”<sup>33</sup>

从回忆的内容来看，网络生活所带来的愉悦，在于交流与表达。

### （二）怀念网站中的朋友

网站绝不仅仅是电脑屏幕上的一个界面。网站即是生活。所以网友常常在怀念网站时也念及网站中的朋友，突出了网络的社会属性。例如，网友在怀念网易论坛时写到，“2000年正式开始混迹的第一个论坛，网易北京站。常出没大学生活板

块,有幸结识一群没理想没道德没文化没素质的损友们,有时候回忆回忆还是非常想念你们。”<sup>34</sup>有网友怀念在亿唐网结识的朋友,“在亿唐hompy里混迹几年,可是有天再也找不到入口了。没心没肺的裸奔的包子,多愁善感的小舞,你们在哪,还好吗?”<sup>35</sup>还有网友利用社交媒体等新的沟通工具寻找旧友,试图建立记忆网站的共同体。例如,网友“阿黑哥哥”新建了“花醉红尘”QQ群,并呼吁“当年曾在《花醉红尘》‘明月聊斋’聊天的兄弟请进!”<sup>36</sup>

还有网友写到,“当年混一塌糊涂BBS的人们,你们还好吗?突然怀念。”<sup>37</sup>亦有网友分别回忆了混在“乌有之乡”的日子<sup>38</sup>和混在《舰船知识》论坛的日子。<sup>39</sup>“混”字很有意味,表示共同经历了患难与共或热火朝天的生活,常用的搭配有“混社会”“混江湖”等。网友回忆跟朋友一起“混”网站,突出了网友之间的情谊以及在网站上的一种随性、率意的生活方式。

基于彼时网站所形成的在线社区,网友们还开展了不少线下活动。线下活动是网络社区的延伸,在网友的回忆中,也如同线上活动那样率意、随性。例如,网友回忆西祠胡同电影板块“后窗”的活动:“他们搞‘六局连放’,先吃晚饭,吃完饭10点,找个地方露天喝酒吃串儿,12点以后去唱歌,唱歌唱到快天亮去喝永和豆浆,喝完永和豆浆,周六完到周日了,白天去爬一天山,爬完山之后晚上去看电影,整好六件事……大的饭局,出国欢送,能有6桌60人,像结婚似的。”<sup>40</sup>

这个例子隐隐表明,这是一群有经济能力的人。在个人经济状况方面,他们与前文提到的因为能够免费上网而激动的大学生应该有所不同。但可以看出,经济状况不同的社会群体,都同样在网站内外的交往中,有情感和友谊的收获,成为他们美好的回忆。

### (三) 缅怀青春

网站记忆中的自传性内容,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网友常常把消逝的网站与自己的青春岁月联系在一起,通过追忆网站缅怀青春。例如,网友在回忆人人影视时写到,“多年后的字幕组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存在,正如周杰伦越看越少的演唱会一样。存在过的,都是青春。”<sup>41</sup>在网友看来,消逝的网站是青春的一部分,也是寄托或想象青春的载体。

通过把一代人的青春期与中国早期的互联网联系在一起,网友从使用者的角度来回忆网站的消逝,并缅怀一代人的青春。例如,“我们这一代的青春应该和互联网有关,从我们踏入青春期便开始和互联网有染,而青春也在互联网的陪伴下匆匆流逝。那个曾经拿着100元去网吧站了五个小时,因为怕被人嘲笑连电脑都不会



开，最后“无功而返”的小伙子，如今也开始在互联网上指指点点了。”<sup>42</sup>

网站在网友的成长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因此，网友把网站中的经历视为重要的成长经历。例如，网友“柴生”“在一塌糊涂上认识了成千上百的人。我在北京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有一半以上是通过他搭建起来的，我曾经的员工也是在那里与我相逢的，我的至交好友也是在那上面结交的，直到现在，他们仍然在我的生活中有着十分浓厚的一笔。”<sup>43</sup>从中可见，网站的生活经历对网友的成长有帮助，甚至一直影响着网友后来的生活。

网友还表示，网站让自己变得成熟了。例如，牛博网的网友认为，告别牛博，是“向一段段个人成长史告别。”<sup>44</sup>有网友表达的更为直接，“这个问题，我说起来可以是部长篇小说，也可以用一句话：网络使我成熟——或者，我说得沧桑一点：网络，使我老了一点——网络对我的思想和生活影响太深了……”<sup>45</sup>

消逝的网站，因此成为青春的见证。网站的历史，承载了个人成长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记忆叙事过程中，媒介的历史同时也成为个人与社会和时代的历史。

## 六、怀念中国互联网的“一个时代”

网友在回忆中不仅着眼于为消逝的网站立传和开展自传式记忆，而且还关注时代变迁，表达出一种时代焦虑。网友将网站的消逝解读为“一个时代的终结”的标志。例如，网友认为人人影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起落”，<sup>46</sup>网易社区的关闭意味着“又一时代的落幕”。<sup>47</sup>

那么，终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有网友说，牛博网的关闭“代表着一个公共言说时代的落幕”。<sup>48</sup>曾长期担任‘世纪沙龙’版主的一位学者回忆称，“世纪之交，网络仍是个开放社会，可以从各个方向走，左中右的论争就是以世纪中国作为平台，所有人物都在论坛上。”<sup>49</sup>另有网友写到，“相比很多的老鸟，我网龄很短，上网很晚，可是03-05年的网络，感觉真的是快乐与自由并存的网络，而今天的网络，充满了金钱和色情，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404……”<sup>50</sup>

在网友看来，消逝的网站所代表的时代，是中国互联网的“黄金时代”。这种对消逝的“黄金时代”的追忆，固然表达了对过去的一种怀旧情绪，而怀旧往往也是一种批判现实的策略。比如有网友回忆说，“贪婪大陆算是当时最红火的动漫网站之一了吧，比如今下限帝横行喷子乱飏的AVFUN强多了，只是后来它的迅速瓦解的杯具让人痛心和愤怒。”<sup>51</sup>有时，网友还借回忆批判社会问题。例如，网友在回忆“时光网”的文章中写道，“我每天要吃饭，于是食品价格上调；我每天要穿



衣，结果衣服涨价；我每天要开车，所以车船税要改革；我每天要有地方住——这个真不用我多说了。”<sup>52</sup>

##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首次对消逝的中国网站及网友的记忆进行了研究。对于消逝的网站，主流媒体言之甚少，学界也尚无研究，这导致消逝的网站及其历史容易被遗忘。网友作为历史亲历者，运用民间记忆自下而上地书写网站历史，不仅能够起到抗拒遗忘的作用，而且丰富了中国互联网的社会史，为深入理解互联网的社会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网友记忆能够从以下三个方面助益我们的识见：呈现有关网站历史的替代性叙事，弥补官方历史书写的不足；保存有关网站历史的资料；从用户视角丰富中国的互联网社会史。

那么，本文通过对消逝网站的分析，所展现出来的中国互联网的社会史，有哪些主要特征呢？首先，早期的中国互联网更为人性化，网友热情地投入其中。从网友对网站的记忆中，我们看到了鲜活的个体及其难忘的网络经验，给人以畅快淋漓之感。后来，互联网发展进入商业和社交主导的时期之后，个体及其经验被商业力量与社交话语遮蔽了。第二，人们对于被强行关闭的网站，不会遗忘，而是会纪念，通过纪念延续网站的生命，实现了网站另一种形式的存在。这些记忆自下而上地展开，是互联网记忆的重要体现。第三，中国互联网不是线性的发展和进步，而是有断裂、缺失，体现为一个曲折的过程。第四，互联网的社会史，也是当代生活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些特点，显然不同于任何将互联网历史描写为不断因技术飞跃而进步的技术发展史。或者说，互联网的历史，绝不仅仅是新技术的发展史，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政治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历史。

对于消逝的网站，网友记忆呈现如下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是网友从个体经历和社交经验的角度，而不是从商业或技术的角度记忆消逝的网站，体现了网站对网友的日常生活经历与社交的影响。其二是，网友对消逝的网站的记忆具有怀旧特征，并通过怀旧关照现实。过去总是以与现在产生的某种关联而被记忆，记忆也因此成为批判现实的资源或方法（devices）（Zandberg, 2015）。这体现了一种乌托邦现实主义（Giddens, 1990: 154; 杨国斌, 2013: 167-169）。网友怀恋消逝的网站的“美好”，其潜台词一方面是批判现实中“并不美好的”中国互联网。另一方面，本文的发现，对互联网的怀疑论者，也做出了回应。互联网怀疑论者，否定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正面社会意义，看不到互联网能够给社会、文化、生活、政治带来

新的想象和表达空间。而网友对于消逝的网站及网络生活的追忆，恰恰展现出那种想象和表达空间的存在，说明互联网的社会意义曾经美好。如果今天它变得不再那样美好，那么它给研究者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应该如何深入分析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

基于对消逝的中国网站及网友的记忆的研究。如果我们结合麦克卢汉（McLuhan, 1994）的假说“媒介即是信息”来追问：媒介消失之后，信息何在？那么我们的研究表明，媒介消失之后，记忆便成为它的信息。

通常来说，媒介消失后，其信息（包括媒介承载的信息，以及有关媒介自身的信息）的去与存依赖于历史书写与记忆叙事，而在没有历史书写的情况下，其信息便只留存于记忆叙事之中。这意味着，在某种媒介消失之后，它的历史与记忆便成为它的信息。此时，关于消失的媒介的历史与记忆，实际上已经成为新的媒介。也即是说，记忆即是媒介。但是，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是信息”所不同的是，记忆不仅有形式（如记忆文体），而且有主体、有内容。因此，当我们以“记忆即是媒介”这样一个命题来研究有关消逝的网站的记忆时，我们的分析视角必须既要分析媒介的形式，也要分析内容。这也促使我们继续思考“记忆作为媒介”的命题，为什么记忆是一种媒介？它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何差异性？记忆因承载何种内容而成为媒介？记忆又是如何承载这些内容的？应当如何反思作为媒介的记忆？

消逝的网站及网友记忆是一个新开拓的研究话题，后续研究可以从社会史和媒介史等中观维度切入，通过访谈站务人员以及资深网友，更加丰富地讲述网站在政治、资本、技术等力量共同作用下如何消逝和如何被记忆的故事。未来的历史学家理解当今时代，需要研究互联网历史（Br ü gger, 2009）。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消逝的中国网站是中国互联网历史的组成部分。巴尔比（Gabriele Balbi）、陈昌凤和吴靖等呼吁，“召唤（新的）中国媒介历史”，互联网历史是主题之一（Balbi, Chen Changfeng & Wu Jing, 2016）；杨国斌（2017）明确提出，应重视书写中国的互联网历史学，后续研究可以致力于推动中国互联网历史学的研究。对于网友的互联网记忆，不同性别（Gail Hershatter, 2011）、不同地域的网友的记忆实践有别，后续研究可以发掘不同群体记忆消逝网站的实践，并结合对其数字生活和网络使用经验的考察，探讨互联网使用的社会效应及其与网友记忆实践的关联。

（责任编辑：束开荣）

### 注释 [Notes]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2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

- cnnic.net.cn/hlwfzyj/, 2010年7月。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 2011年7月。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 2016年1月。
  4. 参见:《404 History Not Found: Challenges in Internet History and Memory Studies》, <http://aoir.org/aoir2016/preconference-workshops/#history>, 2017年8月5日。
  5. 关于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概念,学界多有争论。有学者认为,集体记忆中的“集体”,夸大了记忆的共性,忽略了记忆的多样性,倡导用“社会记忆”的概念代替“集体记忆”。本文无意介入以上的论争,沿袭了记忆社会学中常用的“集体记忆”概念。关于相关争论,见Olick,J.K. & Robbins, J. (1998). 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 *Review of Sociology*, 24(1), 105-140.,
  6. Lesage,F.(2013). Cultural biographies and excavations of media: context and proces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7(1), 89.
  7. Natalie, S. (2016). Unveiling the biographies of media: on the role of narratives, anecdotes, and storytell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media' s histories. *Communication Theory*, 26, 431-449.
  8. Natalie, S. (2016).Unveiling the biographies of media: on the role of narratives, anecdotes, and storytell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media' s histories. *Communication Theory*, 26, 431-449.
  9. 参见: mopper163:《水木已死》, 2005年10月17日, <http://blog.csdn.net/mopper163/article/details/507952>, 2017年1月2日。
  10. 萧锐博客二世:《重要通知:世纪中国系列论坛今日关闭》, <http://xiaorui-1982.blog.163.com/blog/static/13163671520091027644374/>, 2017年1月2日。
  11. 参见: mopper163:《水木已死》, 2005年10月17日, <http://blog.csdn.net/mopper163/article/details/507952>, 2017年1月2日。
  12. 唯一海阔天空:《哀悼百度空间》, 2015年4月7日, <http://tieba.baidu.com/p/3686314548>, 2017年12月12日。
  13. 绿杯2010:《怀念竹露》, 2011年5月26日, <http://bbs.tianya.cn/post-5185-2259-1.shtml>, 2016年12月25日。
  14. 岳清:《[绿茵天下]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怀念,我很怀念。。。》, 2008年6月4日, <http://bbs.tianya.cn/post-fans-125113-1.shtml>, 2016年12月28日。
  15. dingdingd2005:《怀念曾经的BBS——听草阁》, 2005年9月23日 <http://bbs.tianya.cn/>

- post-no16-57109-1.shtml, 2016年12月26日。
16. 绿杯2010: 《怀念竹露》, 2011年5月26日, <http://bbs.tianya.cn/post-5185-2259-1.shtml>, 2016年12月25日。
  17. 含笑花: 《[心情乱弹]贵州最大的同志网站就要关闭了》, 2004年2月28日, <http://bbs.tianya.cn/post-motss-35809-1.shtml>, 2016年12月30日。
  18. 张东锋, 张嘉: 《牛博网关闭国际站走入历史》, 《南方都市报》2013年7月6日第AA12版。
  19. 阑夕: 《18年, 中国互联网的产品墓场》, 2013年8月23日, <https://www.huxiu.com/article/19147/1.html>, 2016年12月29日。
  20. 菜菜子: 《一个时代的起落, 纪念人人影视》, 2015年12月26日, <http://huabao.duowan.com/detail/585.html>, 2017年1月12日。
  21. 被封杀1年: 《那个音乐网站终于也走了, 谨以此文纪念》, 2010年12月30日, <http://bbs.tianya.cn/post-develop-542829-1.shtml>, 2016年12月30日。
  22. 彼得堡的大师: 《写在一塌糊涂关站一周年》, 2012年9月12日, <https://www.douban.com/note/236442130/>, 2016年12月30日。
  23. 新浪微博“@人人影视字幕分享”: 《离别》, 2014年12月20日, [http://weibo.com/1660646684/BBGfrqQVG?type=comment#\\_rnd1468122764581](http://weibo.com/1660646684/BBGfrqQVG?type=comment#_rnd1468122764581), 2017年1月1日。
  24. 第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1998年12月31日, 我国上网用户数210万, 男性占86%, 女性占14%。(参见《第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此后, 女性用户数逐步上升, 但男性用户仍占据着优势。例如, 第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01年12月31日, 男性占60.0%, 女性占40.0%。(参见《第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5. Kopytoff, I. (1986).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In: Appadurai, A.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6. hotiron: [杂文]滕彪: 为什么要捍卫“一塌糊涂”? (转载), 2005年9月15日, <http://bbs.tianya.cn/post-77-543939-1.shtml>, 2017年1月3日。
  27. 苹果-九把刀: 《在8u8, 15周年之际, 再怀念一下》, 2014年12月20日 <https://www.douban.com/note/472920671/>, 2016年12月22日。
  28. 参见: wetpaint: 《牛博网被封》, 2010年2月4日, <https://www.douban.com/note/59175749/>, 2017年8月1日。
  29. 红孩儿: 《清韵书院》, 2010年10月8日, <https://www.douban.com/note/94364994/>, 2017年7月23日。
  30. 柴生: 《纪念一塌糊涂BBS》, 2009年6月26日, <http://bbs.tianya.cn/post-develop->

290182-1.shtml, 2017年1月1日。

31. 李岩, 吴达, 张文宇: 《一种情怀的勃发与殆尽——牛博往事》, 《博客天下》, 第133期, 2013年8月5日。
32. 月光: 《CFIDO BBS回忆录,世界上最早的BBS和马化腾的站长》, 2010年2月26日, <http://www.williamlong.info/archives/2099.html>, 2017年8月3日。
33. 阿黑哥哥: 《怀念1998?花醉红尘: 中国同志第一网站(转载)》, 2012年6月4日, <http://bbs.tianya.cn/post-motss-398299-1.shtml>, 2017年1月5日。
34. 朱雨佳: 《网易论坛宣布即将关闭, 那些年泡在BBS上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2016年9月20日, <http://chuansong.me/n/831330452584>, 2017年3月7日。
35. 岳清: 《[绿茵天下]没有想到, 真的没有想到, 怀念, 我很怀念。。。》, 2008年6月4日, <http://tieba.baidu.com/p/994676151>, 2017年1月7日。
36. 阿黑哥哥: 《怀念1998?花醉红尘: 中国同志第一网站(转载)》, 2012年6月4日, <http://bbs.tianya.cn/post-motss-398299-1.shtml>, 2017年1月5日。
37. 知乎: 《当年混一塌糊涂bbs的人们, 你们还好吗? 突然怀念。?》, <http://www.zhihu.com/question/33298467>, 2017年1月8日。
38. 辛允星: 《忆混在“乌有之乡”的那些日子》, 2013年7月4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hpl/2013/0704/86938.html>, 2017年1月8日。
39. wanghaisan: 《回忆混在<舰船知识>论坛的日子》, [http://bbs.tiexue.net/post\\_2591098\\_1.html](http://bbs.tiexue.net/post_2591098_1.html), 2017年1月8日。
40. 张晓琦: 《混在论坛的日子》, 《电影世界》, 第9期, 2011年, <http://site.douban.com/widget/notes/131812/note/173653179/>, 2017年1月8日。
41. 香锅里辣影视娱乐: 《怀念人人影视之你该知道它如何离去》, 2014年12月21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d669d70102v91z.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d669d70102v91z.html), 2017年1月8日。
42. 李二狗: 《中国互联网的“匆匆那年”》, 2014年12月15日, <http://news.mydrivers.com/1/353/353505.htm>, 2017年1月11日。
43. 柴生: 《纪念一塌糊涂BBS》, 2009年6月26日, <http://bbs.tianya.cn/post-develop-290182-1.shtml>, 2017年1月11日。
44. 李岩, 吴达, 张文宇: 《一种情怀的勃发与殆尽——牛博往事》, 《博客天下》, 第133期, 2013年8月5日。
45. 孤云: 《BBS, 即将沦丧的乌托邦? ——为了怀念, 让我们回顾论坛上的纷争岁月》, 2002年7月20日, <http://bbs.tianya.cn/post-no01-23345-1.shtml>, 2017年1月11日。
46. 菜菜子: 《一个时代的起落, 纪念人人影视》, 2015年12月26日, <http://huabao.duowan.com/detail/585.html>, 2017年1月12日。
47. 陈都旗: 《【重要】网易社区停止服务公告》后的回帖, 2012年11月25日, <http://club>.

- domain.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3964, 2017年1月12日。
48. 李岩, 吴达, 张文宇:《一种情怀的勃发与殆尽——牛博往事》,《博客天下》,第133期,2013年8月5日。
49. 季天琴, 唐爱琳:《BBS往事》,《南都周刊》,第20期,2012年。
50. 冰凌火:《仅以此文怀念当年的互联网:博客里论坛内终不似当年》, <http://blog.renren.com/share/265207328/2830926301>, 2017年7月12日。
51. 桃子forever:《都在怀念曾经的天涯,来我们也来怀念怀念如今网站的曾经》,2010年10月15日, <http://bbs.tianya.cn/post-funinfo-2289828-1.shtml>, 2017年1月18日。
52. shalimar:《怀念时光网》,2010年11月3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20cc6e0100mowv.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20cc6e0100mowv.html), 2017年1月20日。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白红义(2014)。新闻权威、职业偶像与集体记忆的建构: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研究。《国际新闻界》,(6),46-60。
- 陈楚洁(2015)。媒体记忆中的边界区分,职业怀旧与文化权威——以央视原台长杨伟光逝世的纪念话语为例。《国际新闻界》,(12),26-45。
- 郭恩强(2014)。多元阐释的“话语社群”:《大公报》与当代中国新闻界集体记忆——以2002年《大公报》百年纪念活动为讨论中心。《新闻大学》,(3),18-25。
- 黄顺铭, 李红涛(2015)。在线集体记忆的协作性书写——中文维基百科“南京大屠杀”条目(2004-2014)的个案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1),5-23。
- 黄顺铭, 刘娜(2016)。逝后的性 差异:一个“资本”视角——《人民日报》讣闻报道的内容分析。《国际新闻界》,(7),114-136。
- 李红涛(2016)。“点燃理想的日子”——新闻界怀旧中的“黄金时代”神话。《国际新闻界》,(5),6-30。
- 刘于思(2013)。《互联网与数字化时代中国网民的集体记忆变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学位论文。北京。
- 杨国斌(2013)。《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邓燕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杨国斌(2017)。中国互联网的深度研究。《新闻与传播评论》,春夏卷,22-43。
- 张志安, 甘晨(2014)。作为社会史与新闻史双重叙事者的阐释社群:中国新闻业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1),55-77。
- 钟智锦, 林淑金, 刘学燕, 杨雅琴(2017)。集体记忆中的新媒体事件(2002-2014):情绪分析的视角。《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40),105-134。
- 周葆华, 陈振华(2013)。“新媒体事件”的集体记忆——以上海市大学生群体为例的经验研究。《新闻界》,(14),55-61。



- Abbate, J. (2017). What and where is the Internet? (Re)defining Internet histories. *Internet Histories*, 1(1-2), 8-14.
- Alberts, G., Went, M., & Jansma, R. (2017). Archaeology of the Amsterdam digital city; why digital data are dynamic and should be treated accordingly. *Internet Histories*, 1(1-2), 146-159.
- Allen, M. (2012). What was Web 2.0? Versions as the dominant mode of Internet history. *New media & Society*, 15(2), 260-275.
- Andén-Papadopoulos, K. (2014). Journalism, memory and the “crowdsourced video revolution”. In: Zelizer, B. & Tenenboim, K. (Eds.) *Journalism and Mem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Ankerson, M. S. (2012). Writing web histories with an eye on the analog past. *New Media and Society*, 14(3), 384-400.
- Baddeley, A. (1992). What is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In: Conway, M.A., Rubin, D.C., Spinnler, H., & Wagenaar, W.A. (Eds.) *NATO ASI Series D: Behavio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65.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 Balbi, G., Chen, C., & Wu, J. (2016). Plea for a (new) Chinese media history. *Interactio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7(3), 239-246.
- Ben-David, A., & Huurdeman, H. (2014). Web archive search as research: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lexandria*, 25(1), 93-111.
- Bourdon, J. (2003). Some sense of time: remembering television. *History & Memory*, 15(2), 5-35.
- Bourdon, J. (2011). Media remember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life-story methodology to memory/media research. In: *On Media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in a New Media Ag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Brügger, N. (2008). The archived website and website philology: a new type of historical document? *Nordicom Review*, 29(2), 155-175.
- Brügger, N. (2009). Website history and the website as an object of study. *New Media & Society*, 11(1-2), 115-132.
- Brügger, N. (2012). Australian Internet histori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n afterword.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59(1), 159-165.
- Castells, M. (2009).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ianson, S. & Safer, M. A. (1996). Emotional events and emotions in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In: D. C. Rubin (Ed.) *Remembering Our Past*. New York: Cambridge

- University Press.
- Conway, M. (1996). Autobiographical knowledge and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In: D. C. Rubin (Ed.) *Remembering Our Pa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rian-Smith, K. & Turnbull, S. (Eds.) (2012). *Remembering Television: Histories, Technologies, Memories*.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Dayan, D. & Katz, E. (1992). *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ounaevsky, H. (2013). Building wiki-history: between consensus and edit warring. In: Rutten, E., Fedor, J. & Zvereva, V. (Eds.) *Memory, Conflict and New Media: Web Wars in Post-Socialist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 Foster, M. (2014). Online and plugged in?: public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digital age. *Public History Review*, 21, 1-19.
- Fowler, B. (2007). *The Obituary as Collective Memory*. New York: Routledge.
-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ggin, G. & McLelland, M. (2017). Introduction: global coordinates of Internet histories. In: Goggin, G. & McLelland, M.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Global Internet Histories*. London: Routledge.
- Han, R. (2015). Defending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online: China's "Voluntary Fifty-cent Army". *The China Quarterly*, 224, 1006-1025.
- Hendy, D. (2012). Biography and the emotions as a missing "narrative" in media history. *Media History*, 18(3-4), 361-378.
- Hershatter, G. (2011).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ume, J. (2000). *Obituaries in American Culture*.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 Kopytoff, I. (1986).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In: Appadurai, A.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rsen, S. F., Thompson, C. P., & Hansen, T. (1996). Time in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In: D. C. Rubin (Ed.) *Remembering Our Pa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sage, F. (2013). Cultural biographies and excavations of media: context and proces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7(1), 81-96.
- Liu, Fengshu. (2010). *Urban Youth in China: Modernity, the Internet and the Self*. New York and Abingdon: Routledge.

- McLuhan, M. (199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Matthews, D. (2003). Media memories: the first cable/VCR generation recalls their childhood and adolescent media viewing.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3), 219-241.
- Natalie, S. (2016). Unveiling the biographies of media: on the role of narratives, anecdotes, and storytell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media's histories. *Communication Theory*, 26(4), 431-449.
- Neiger, M., Meyers, O. & Zandberg, E. (2011). On media memory: editors' s introduction. In: Neiger, M., Meyers, O. & Zandberg, E. (Eds) *On Media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in a New Media Ag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Niemeyer, K. (2014). Introduction: media and nostalgia. In: Niemeyer, K. (Ed.) *Media and Nostalgia: Yearning for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Reading, A. (2011). Memory and digital media : six dynamics of the global memory field. In: Neiger, M., Meyers, O. & Zandberg, E. (Eds.) *On Media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in a New Media Ag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Rogers, R. (2017). Doing web history with the Internet archive: screencast documentaries. *Internet histories*, 1(1-2), 160-172.
- Samar, T., Huurdeman, H., Ben-David, A., Kamps, J. & de Vries, A. (2014). Uncovering the unarchived web. *SIGIR '14 Proceedings of the 37th international ACM SIGIR conference 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July 11.
- Smit, R., Heinrich, A. & Broersma, M. (2017). Witnessing in the new memory ecology: Memory construction of the Syrian conflict on YouTube. *New Media & Society*, 19(2), 289-307.
- Volkmer, I. (Ed.) (2006). *News in public memory: 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media memories across generations*.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 Wagner-Pacifi, R. & Schwartz, B. (1991). The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commemorating a difficult pa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2), 376-420.
- Wagner-Pacifi, R. (1996). Memories in the making: the shapes of things that went. *Qualitative Sociology*, 19(3), 301-321.
- Wertsch, J. V. (2012). *Voices of Collective Remember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ang, Guobin. (2010). Alternative genres, new media and counter memorie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Kim, M. & Schwartz, B. (Eds.) *Northeast Asia's Difficult*

Past: Essays in Collective Memory. New York an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Yang, Guobin & Wu, Shiwen. (2017). Remembering disappeared websites in China: Passion, community, and youth. *New Media and Society*, online first, September 23,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7731921>.

Zandberg, E. (2015). “Ketchup is the Auschwitz of tomatoes”: humor an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raumatic events.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8(1), 108–123.

Zelizer, B. (1995). Reading the past against the grain: the shape of memory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2(2), 214–239.